

手语立法的国际比较研究

林 皓¹ 魏 丹² 赵蓉晖¹

(1. 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 上海 200083; 2. 国家手语盲文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5)

[摘要] 语言立法是语言政策与规划的最高形式。目前较少有关于手语语言的立法现象的探讨,这主要源于手语的特殊性以及聋人群体较易被主流社会忽视。本文统计发现,截至 2016 年,有 12 个国家的手语立法是在宪法层面,另有 36 个国家在其他层面对手语立法,包括专门的手语法,或将手语纳入一般语言法、教育法以及残障人士保护法体系中。本文首先描述和分析不同立法层次以及立法的内容。其次,归纳手语立法的背景和动因,发现立法情况的差异大体是受各国总体语言政策大框架以及对手语认知进步程度的影响。而各国手语语言政策实施效果,更受国家综合实力影响。中国需要手语立法,但须根据自身国情,进行合理规划。

[关键词] 手语;立法;中国手语;语言政策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397(2018)02-0036-08

An Analysis of Sign Language Legalization in Foreign Countries

LIN Hao, WEI Dan, ZHAO Ronghui

Abstract: Language legalization is the highest form of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However,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sign language and the neglect of the deaf people by the main stream society, few research has covered sign language legalization. This paper makes a statistical analysis that up to 2016, 12 countries had acknowledged their respective national sign language at the constitutional level, while 36 countries had legalized their sign languages at other levels, such as specific sign language laws, laws included in general language laws, educational laws and protective laws for the disabled. This paper first describes and analyzes different levels and contents of legalization, then

[收稿日期] 2017-12-12

[作者简介] 林皓,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手语语言学、词典学、手语教育及政策;魏丹,国家手语盲文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手语;赵蓉晖,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教授,博导,主要研究语言政策、语言规划。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世界语言政策综合资源库建设及比较研究”(15JZD047)的阶段成果。

discusses the background and content of sign language legalization. It is found that legalization is influenced by language policy and understanding of sign languag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Moreover, the effect of sign language policy enforcement is influenced by the comprehensive strength of the countries. It is argued that China needs to legalize Chinese sign language and makes appropriate language planning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Keywords: sign language; legalization; Chinese sign language; language policy

一 研究回顾

手语是一种特殊的视觉语言,主要为聋人群体所使用,因其具备语素、语法等自然语言要素,已被很多人认可为一种自然语言。手语的地位经历了从被忽视到被认可到受重视的过程,当前,赋予手语以适当的法律地位,已在世界多个国家成为现实。

近十余年来,国内语言学界逐渐关注手语研究,基本集中在语言的理论研究、对手语的语言学特征的描写和分析以及手语在聋教育中地位等讨论(龚群虎,2009;邓慧兰等,2011;刘艳虹等,2013),而忽略了手语作为语言的社会功能。尤其是结合手语和语言政策的研究,目前仍处于空白。国外也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有零星研究,而近十余年随着手语立法现象突出,国外这方面研究开始呈不断深入趋势(De Meulder,2015;Krausneker,2000;Reagan,2011)。本文将从国际视角进行手语立法的比较研究,探讨手语立法类型及内容、立法背景原因以及国际总体特点趋势,为我国相应的手语政策及规划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 手语立法类型及内容

语言立法指国家或地区以法律及政策手段,以立法的形式,保障语言的地位(陈章太,2005)。手语立法就是为手语制定独立法律或者法律条款,规定其法律地位。从1981年瑞典首先立法承认手语的语言地位开始,截至2016年,已有48个国家通过了与手语相关的法律。如表1所示,共有12个国家对手语的立法是在宪法层面,在地域分布上,欧洲有5个,非洲4个,美洲2个,大洋洲1个;而36个国家是在其他法律层面对手语立法。

表1 各国手语立法情况表

地区	手语立法国家(宪法层面)	手语立法国家(其他法律层面)
欧洲	芬兰(1995)	比利时、白俄罗斯、塞浦路斯、丹麦、法国、德国、捷克、希腊、拉脱维亚、立陶宛、挪威、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瑞士、乌克兰、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其顿、俄罗斯、
	葡萄牙(1998)	
	奥地利(2005)	
	匈牙利(2011)	
	冰岛(2011)	
亚洲		伊朗、斯里兰卡、泰国、韩国、日本
非洲	乌干达(1995)、南非(1996)、肯尼亚(2010)、津巴布韦(2010)	莫桑比克
南北美洲	厄瓜多尔(1998)	加拿大、巴西、哥伦比亚、秘鲁、乌拉圭、墨西哥、智利
	委内瑞拉(1999)	
大洋洲	新西兰(2006)	

按照立法类型,有关手语的法律可区分为宪法和一般法。一般法又可区分出两大类:专项手语法与涉及手语的其他法律(如语言法、教育法、针对残障人士的法律等)。相对而言,手语在不同的法律层面立法,其涉及内容也有较大差异,宪法层面立法,大多是纲领性质,而一般法中,其涉及内容会较具体,尤其是手语语言专项法,则会周全考虑。本文将依照这两个层次、三个类别,结合并比较具体国家立方案例,探讨不同类别手语立法的特征及内容。

(一) 宪法层面

在宪法层面上承认各自国家手语地位的国家中,其具体的表述及侧重点有异同。

大部分国家着眼于突出手语的自然语言属性,承认其官方地位及聋人权利的分别有:奥地利、冰岛、新西兰、肯尼亚、津巴布韦。但对语言地位的表述仍有差别,奥地利称奥地利手语为“独立语言”,冰岛称冰岛手语为“少数人群官方语言”,新西兰称新西兰手语为“新西兰的官方语言”(除英语及毛利语外的第三大官方语)。肯尼亚称肯尼亚手语为“议会官方语言”,另两种分别是肯尼亚语和英语。而津巴布韦宪法中则把数种境内手语统称为“手语”,认定其为第十六门官方承认的语言。

少数国家着眼于“翻译”“教育”“文化”“残疾人权利”四个方面。立法内容以“翻译”为主的是芬兰。芬兰宪法(第十七条)着眼于聋人使用翻译的权利:“由于听力或其他残障,而使用手语语言的人们享受口译或笔译的权利,并以一项法案保证其权利。”而葡萄牙宪法中对手语的规定放在教育方面,葡萄牙宪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在制定教育政策时,国家须负责保护和发展葡萄牙手语,作为文化载体以及获取教育资源及平等权利的通道。”委瑞内位和厄瓜多尔则是放在残疾人保护方面。此外,匈牙利从文化保护立场对手语立法,“保护作为匈牙利文化一部分的匈牙利手语”(第八条)。

总之,从宪法上规划手语的各个国家,其内容侧重点和表述也是有差异的,大部分是对语言地位的规划,但也有强调手语文化的价值以及聋人作为残障人士的语言权利的。

(二) 专项手语法

颁布专项手语法的有以下国家:韩国、斯洛伐克、乌克兰、巴西、斯洛文尼亚、比利时、芬兰、哥伦比亚、捷克、西班牙以及波兰,其对手语规划、推广等相应规定较为详细。

以《韩国手语法》为例,2013年提交议案,经过三年讨论,于2016年2月通过并于同年8月生效。分为四章节,共二十条。四章分别为:总则、基本规划、韩国手语的发展与普及、附则。总则主要分为立法目的、基本理念、相关机构职责三方面内容,以下结合其内容分别简述之。该立法目的是“保存和发展韩国手语,提升聋人和韩国手语使用者的语言权和生活质量”。基本理念上明确规定:“韩国国家和国民让使用韩国手语的聋人树立对自己身份的认同,致力传承、发展韩国手语文化。”其中第三条的第三款对韩国手语使用者作了如下定义,“除了聋人以外,还指因听觉障碍或语言障碍而使用韩国手语作为日常用语或辅助使用的人”。聋人手语者的权利:可一切领域使用,不受歧视,享有使用手语谋求生活、获取必要信息权以及使用手语接受教育权利。第四款规定国家及地方机构承担实行教育、普及、推广韩国手语以及扶植聋文化等职责。

第二章规定每五年制定手语“基本规划”,涉及手语教育、普及、翻译、专业人员培养、信息化等各方面的具体措施,其总负责部门为“文体教育旅游部”,各级政府部门配合具体实施。第三章“韩国手语的发展和普及”,具体规定发展及普及手语的方式,涉及手语研究、教育、推广以及信息化等方面。如第十一条规定“国家和地方团体组织、拓展手语教育平台”;第十四条规定“文化体育旅游部须切实利用公共大众媒体向国民推广韩国手语,增进国民对手语的

认知及手语使用普及率”,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制定韩国手语日”,以推广手语。第十六条是关于手语翻译的培养、翻译机构开设运营及支持的。第十八条规定“(民间组织活动支援)国家和地区团体组织在预算范围内须支持发展和普及韩国手语为目的的法人、组织”。

《韩国手语法》系统地对手语作出规定:从语言地位到本体研究以及语言习得,从研究到应用、推广各方面。可见专项手语法的优势是能系统而全面地对手语进行规划,并落实到具体实施中。

有些国家在专项手语法中显示其不仅对手语还对聋人使用的相关手势系统的宽容和理解。如捷克,在其专门手语法中,除了承认捷克手语之外,还对手势捷克语(第五条)、捷克指拼(第七条)性质及用法进行区分性说明。规定手势捷克语是“人造的语言系统,用于方便聋人和听人交流。使用捷克口语语法,同时辅之以手势动作”;捷克指拼“以手指指式,固定地拼读捷克字母,为捷克手语及手势捷克语的组成部分,经常用于新词以及外来语中,在捷克手语中这些新词及外来语找不到对应手势词”。

此外,芬兰是先后在宪法和专门手语法中对手语作出规定的。1995年,芬兰在宪法中规定了手语,将手语视同聋人的语言文化权利。芬兰相关人士为进一步推动手语权利的落实,于2015年3月通过了专门的“手语法案”。可见,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对手语立法也是纲领和指导性的,还需要专门法具体落实。

(三) 其他形式的手语立法

涉及手语的其他语言法规主要有:一般语言法、教育法及残疾人保护法。

在一般语言法中出现手语立法条款的国家有:拉脱维亚(“官方语言法”)、爱沙尼亚(“语言法”)、瑞典(“语言法”)以及冰岛(“冰岛语言及冰岛手语地位法”)。在残疾人权利保护相关法律中对手语立法的国家有:德国、墨西哥、智利、日本、俄罗斯;而在教育方面立法的国家有:冰岛、法国、挪威。

冰岛从宪法、一般语言法以及教育法三个层面对手语立法。我们重点以冰岛为例,看手语在教育法和一般语言法中如何体现。冰岛先后于2004年、2011年两次对手语立法规划,前者在教育法方面立法,后者在一般语言法方面立法。2004年,冰岛手语获得教育法承认。2011年,冰岛又通过《冰岛语及冰岛手语地位法》,该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冰岛手语是依赖手语表达自我及沟通的人士的第一语言。同时也是这些人的孩子的第一语言”,第五条涉及各级组织对手语的支持及推广,规定成立“冰岛手语理事会”,专门负责手语相关事物。从以上两个法律看,冰岛是少数几个国家中看重手语的习得规划的,包括聋人孩子的第一外语习得,第九条规定政府部门对聋人手语翻译权利的支持。2011年5月17日,冰岛在宪法层面承认了冰岛手语地位。

相对而言,出现在残疾人权利法中的手语立法,内容则显得较为简略。如智利于2010年发布实施No. 20,442号法律条文,以保证残障人士平等权利,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智利手语被承认为“聋人社区自然的交流方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由于手语所涉人群的特殊性,各国对手语立法情况各异。从立法的层次和内容可看出各国不同的解读。从宪法层面对手语立法的国家仍是少数,并且宪法中的条款,需要其他更具体的法律法规支撑。另外一些国家将其归入教育法或残疾人保护法。专项手语法或纳入一般语言法的国家则较少,而这两种专项法能针对手语的特殊性,制定较为完善的相关法律条文,从而较为全面切实地保护和发展手语。

三 手语立法原因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手语立法,究其原因:首先,手语作为一种自然语言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这是手语立法的语言学基础;其次,当下世界各国语言规划的转变,逐渐认同语言多元化的价值和意义。对少数语种采取鼓励态度,重视对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语言权的尊重和保护;再次,是各国聋人及手语支持者努力争取的结果。

(一) 手语语言学提供立法学理基础

20世纪60年代开始,手语的语言学研究兴起,人们发现手语虽然是一门依赖视觉的语言,但它和我们依赖听觉的口语在本质上一致,符合作为一门独立语言的条件,如具有任意性、离散性、递归性等。手语的结构可以分析,分别从语音、形态、句法及语义方面研究(Stokoe, 1965, 1978; Klima et al., 1979)。认知和脑科学实验进一步发现,聋人打手语时,其兴奋区域也在主管语言的左脑区域,聋人的左脑某部分受损,也会导致与手语相应的语言功能障碍(Bellugi et al., 1989)。此外,对聋童手语习得的研究也表明,其获得手语的进程和听人儿童获得其相应母语的进程是一致的(Emmorey, 2002)。手语学家及其他专家深入研究,发现手语虽然是一门特殊的视觉语言,但是和有声语言一样,具备自然语言的基本属性。于是,语言学界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承认手语的地位,和其他有声语言一样是独立、自足的语言。这种观点由少数专业及精英人士持有,又渐渐影响到聋人群体以及更多的人,从而在一些国家渐渐成为共识,这也是手语立法的理论基础。

(二) 国际社会政治发展的推动

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社会福利的完善以及科学的进步,二战以后各国语言规划渐趋对少数语族持宽容和支持的态度。国际及区域性政治组织,如联合国或欧盟的相关公约或决议都涉及对手语的规定。

2006年,联合国通过《残疾人权利公约》(Convention of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包括中国在内的142个国家签署了此公约,这是21世纪获得最多国家签署的公约,于2008年生效。公约核心是确保残疾人享有与健全人相同的权利,并以正式公民的身份生活,从而在获得同等机会下,为社会作出贡献。公约涵括了残疾人应享的各项权利,如享有平等、不受歧视和在法律面前平等的权利;享有健康、就业、受教育和无障碍环境的权利;享有参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权利等。而此公约涉及手语条款如下:第二条“定义”中的“‘语言’包括口语和手语及其他形式的非语音语言”;第九条“无障碍”中的第五项,“提供各种形式的现场协助和中介,包括提供向导、朗读员和专业手语译员,以利向公众开放的建筑和其他设施的无障碍”;第二十一条“表达意见的自由和获得信息的机会”中的第二项“在正式事务中允许和便利使用手语、盲文、辅助和替代性交流方式及残疾人选用的其他一切无障碍交流手段、方式和模式”和第五项“承认和推动手语的使用”;第二十四条“教育”中的第五项第三目,“为学习手语和宣传聋人的语言特性提供便利”;第三十条“参与文体活动”中的第四项,“残疾人特有的文化和语言特性,包括手语和聋文化,应当有权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获得承认和支持”。

公约促进了各国对聋人群体以及手语的重视,推动了手语立法在各国的发展。目前,有些国家的手语立法以此公约为基础,如泰国、新西兰等,而有些国家,如尼泊尔,也依此正酝酿手语法案。

此外,欧盟也通过一系列决议,如关于手语的决议(1988)等,呼吁和推动欧盟成员国通过

相关法律,以保证聋人手语权利。并将聋人的手语权利纳入少数语族的语言权法案中,即将手语当成一个少数语族的语言而加以尊重、保护和发展(Timmermans, 2005; Krausneker, 2008; Wheatley et al., 2012)。

(三) 聋人相关组织的成立与推动

世界各地聋人及相关组织对自我权利的争取,也是导致手语在世界各国蓬勃发展的原因。国际聋人组织,较著名的有“世界聋人协会”(WFD),由各个国家级聋人协会组成;欧聋联合会(EUD),由欧盟各成员国的聋人协会联合而成。这些协会促进了各国内部以及国际间聋人的交流。1951年成立的世界聋人协会,每四年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实现聋人手语语言权利的重要使命。

四 国际总体趋势特点分析

以上我们讨论了国际上各国手语立法类型、层次,并举例说明了不同国家和不同类型立法在内容上的差异。以下我们对国际手语立法情况总体特点和趋势进行探讨。

(一) 将手语作为自然语言立法

我们可以看到,各国手语立法大多出现在1990年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越发认识到手语的地位,并且逐渐重视从法律上体现对手语及聋人语言权利的重视。即便同一个国家从不同时期对手语的立法,也能看出时代的进步。冰岛2004年在教育法中规划了手语语言习得,将其纳入国家课程大纲,2011年的《冰岛语及冰岛手语地位法》则明确将手语和其官方口语平等对待,精细定义冰岛手语为“少数人群官方语言”(the minority official language),并明确手语为聋人及聋人孩子的第一语言(De Meulder, 2015)。

(二) 宪法是纲领,具体层面立法须跟进

宪法层面对手语立法,固然可以看出该国对手语的重视,因为宪法是国家最高层面的法律。而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出现关于手语的条款基本上是纲领性质的,还需要进一步的措施和更具体层面的法律落实宪法中的纲领条款。芬兰早在1995年就将手语写入宪法,对聋人的手语作为聋人语言及文化作一般规定。而彼时芬兰聋人们发现,除了手语得到承认之外,芬兰聋人的环境并未得到实质改善,于是推动政府进一步立法。2015年,在相关人士努力下,通过专门的《芬兰手语法律》,明确手语作为自然语言的文化地位的同时,更进一步规定手语规划的具体条款。因此,手语立法将来的趋势可能呈现层次不一的情况。

(三) 国情不同则立法有异

手语政策和该国的总体语言政策及国情是相适应的,即手语立法是在该国总体的语言政策框架下考虑。有些国家在聋人语言权利保护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在宪法甚至一般法律中对其立法,例如美国、英国等。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总体的语言政策是消极的。而一些新兴国家,即原属殖民地、二战后独立成立的亚非拉国家,为了明确殖民语言与当地语言文化的地位,综合考虑对语言立法。在这种框架下,当地手语较易被当成一种少数语族语言,而给予法律承认。

此外,我们还发现一国之内数种手语分别获得法律认可的情况。如在西班牙境内,除了西班牙手语之外,得到较大自治权的加泰罗尼亚及巴伦西亚地区,也分别授予本地区的“加泰罗尼亚手语”和“巴伦西亚手语”手语权,与“西班牙手语”并列为独立手语语言(Quer, 2012)。类似情况也发生在比利时,南北两个地区在语言上互相独立,而手语也呈现出相应的独立性,

一种是法语区比利时手语,另一种是弗莱蒙手语。

(四)较少涉及本体规划

我们发现,绝大多数国家在对本国手语立法时,不论哪个层面,基本上围绕着地位规划,偶见提及习得规划(经常出现在教育法中),很少直接涉及本体规划。如津巴布韦宪法甚至将境内手语(包括国外的手语)笼统称为“手语”,列为16种官方语中的一种。对手语本体规划似乎成为一个具体执行的问题,而所见立法国家中基本很少涉及。这一方面反映了目前许多国家或地区对本地手语的研究的欠缺,另一方面可能和手语本体规划比较复杂、容易存在争议有关。然而,地位规划对本体规划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五 总结和启示

综上所述,随着手语语言学研究的深入、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的倡导,国际上手语地位及手语文化的价值以及意义渐渐得到承认。一些国家基于自身国情,已开始对手语立法,但各国立法层次及立法内容侧重点各有不同。立法层次可区分为宪法层面、专门手语法以及纳入一般语言法、教育法或相关残障人士保护法这几种情况。而立法内容主要围绕手语地位规划展开,也涉及手语习得方面,但较少涉及本体规划。手语立法情况各国的差异,受该国宏观语言政策影响,也与该国其他政治国情相关。

自建国以来我国就一直实施积极的语言规划政策,并已开始关注手语问题。196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修订《汉语手指字母》,目的就是方便聋校对聋生的汉语教育(高宇翔、顾定倩,2013)。2011年,我国成立国家手语研究中心,2015年10月13日颁发《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15-2020)》,这是我国近年来第一个从国家层面制定的关于残疾人语言文字规范工作的规划。虽然我国从政策层面已经对手语进行了规划,但是目前尚未对手语立法,规定手语的语言地位。

考虑到国情,目前我国比较适合将手语纳入专门语言法中进行实施,这样能够从地位、本体以及习得等方面做全面规划,切实有效地发挥手语立法作用。承认手语为聋人及其他听障人士的语言意义重大,将大为提高聋人及其家庭的自信心,也能够提高大众对手语正确的认识及对聋人群体的理解,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进行手语本体规划及习得规划,并将其纳入法律之中,有助于保证手语规划的正确实施,对我国手语的保护、发展以及聋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产生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 [1] 陈章太. 语言规划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 [2] 邓慧兰,姚勤敏,林慧思,冯晓雯,施婉萍. 手语双语研究对聋人教育的启示[J]. 当代语言学, 2011, (2).
- [3] 高宇翔,顾定倩. 中国手语发展的历史回顾[J]. 当代语言学, 2013, (1).
- [4] 龚群虎. 聋教育中手语和汉语问题的语言学分析[J]. 中国特殊教育, 2009, (3).
- [5]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 <http://www.un.org/chinese/disabilities/default.asp?id=952>.
- [6] 刘艳虹,顾定倩,程黎,魏丹. 我国手语使用状况的调查研究[J]. 语言文字应用, 2013, (2).
- [7] Bellugi, U., Poizner, H., & E. S. Klima. "Language, modality and the brain." *Trends in Neurosciences*, 1989, (10).
- [8] De Meulder, M. *The Legal Recognition of Sign Languages*. Sign Language Studies, 2015, (4).
- [9] Emmorey, K. *Language, Cognition and the Brain: Insights from Sign Language Research*.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2002.

- [10] Goldberg, D., D. Looney, and N. Lusin. Enrollment in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in United State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Fall 2013.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2015.
- [11] Klima, E. and Bellugi, U. *The Signs of Languag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 [12] Krausneker, V. The Status of Sign Languages. European Aspirations. Presentation at British Deaf Associatio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Bristol, 2008.
- [13] Krausneker, V. Sign Languages and the Minority Language Policy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 *Bilingualism and Identity in Deaf Communities*, ed. M. Metzger. Washington, DC: Gallaudet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4] Quer, J. Legal Pathways to the Recognition of Sign Languages: A Comparison of the Catalan and Spanish Sign Language Acts. *Sign Language Studies*, 2012, (4).
- [15] Reagan, T. Ideological Barriers to American Sign Language: Unpacking Linguistic Resistance. *Sign Language Studies*, 2011, (4).
- [16] Stokoe, W. C., D. C. Casterline, and C. G. Croneberg. *A Dictionary of American Sign Language on Linguistic Principles*. Washington, DC: Gallaudet College Press. 1965.
- [17] Stokoe, W. C. Sign language structure: the first linguistic analysis of American Sign Language. *Silver Spring, MD: Linstok Press*, 1978.
- [18] Timmermans N. *The status of sign languages in Europe*. Council of Europe Publishing, 2005
- [19] Wheatley, M., and A. Pabsch. *Sign Language Legisl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2nd ed. Brussels: European Union of the Deaf, 2012.
- [20] Wilcox, S., . Krausneker, and Armstrong D. Language Policies and the Deaf Community. In *Cambri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ed. B. Spolsky.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纪念《汉语拼音方案》颁布 60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常州举行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颁布《汉语拼音方案》,这是语言文字事业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也是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中的大事。为纪念《汉语拼音方案》颁布60周年,教育部、国家语委筹备了座谈会、学术研讨会、征文、学术论文专刊专版、媒体宣传等系列活动。作为系列活动之一,4月25日,由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中国语文报刊协会主办,常州大学承办的纪念《汉语拼音方案》颁布6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常州举行。来自教育部语用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理工学院、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中国语文报刊协会、语文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香港普通话研习社等高校、研究机构、中小学校、出版机构的5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新时代汉语拼音的新征程”。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回顾了汉语拼音方案制定及国际标准产生的过程与历史,回忆了个人学拼音、用拼音、教拼音及机构推行汉语拼音的生动历程和感人事件,总结了汉语拼音在中小学语文教育、汉语国际教育、盲文规范化信息化、少数民族文字设计、新诗音韵研究、信息化普及、国民素养提高、海外传播中的应用情况,充分肯定了汉语拼音的重要作用和历史贡献,分析了应用中存在的问题、面对的挑战,对新时代汉语拼音新征程中的新要求新任务进行了深入探讨,对汉语拼音的未来发展进行了科学展望,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